

陳根儒 著

溫熱論箋正

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

序

醫者。古聖人通神明之德。不忍生民罹於五行六珍之患氣。而爲之術。以救其死。而遂其生者也。由斯道者。必先之以經籍。正之以師法。廣之以聞見。心精力果。慎思明辨。乃克有濟。醫書如靈素之窮源。難經之解經。金匱傷寒之證治。固已無源不濬。無流不通。第詞簡意深。不易貫闡。後此著作。浩如煙海。其膾炙人口者。如千金外臺四大家書。各極其妙。而不善學者。每以古方今病。多牛枘鑿。以之治雜病。尙可循序研究。以之治時邪伏氣。則朝夕變遷。安危反掌。可不求之有素乎。吾吳葉天士先生。才長學博。洞貫古今。所著如本事方釋義。景岳發揮。醫案存真。醫效祕傳。及手批書。皆極精當。又及門所編臨證指南。雖非盡出自先生手訂。而精義所在。實先生有以啓之。其尤切時用者。莫如先生口授溫熱病各法。相傳謂於舟次所錄。及門傳鈔。不無遺漏失序。後人編注。如溫熱經緯。溫熱贅言。及吳醫彙講所載。雖曲暢旁通。猶未盡蘊奧。今陳君根儒觀察。復以溫熱一編。彙集精要。貫以己意。爲之箋正。補當時之闕漏。作後學之楷模。書成問序於余。余受而讀之。服其好學之專。得師之正。而濟人利物之心。無窮已也。余老不言醫。自丁未奉召入都。戊申因病假歸。杜門養疴。幾及十年。學殖荒落。愧無所得。今讀是書。不禁怦怦心動。而幸論溫熱者之得所指歸也。謬序於首。以誌欽服。並希速付梨棗。以餉海內。是亦君子學道愛人無已之

心也夫。丙辰春初古吳曹元恒智涵甫識于蘭雪書室

序例

早歲多病。讀書之暇。偶檢方書。得陳修園。見其書之多。以爲其學之博也。從而討焉。則支離穿鑿。剽竊而成者也。復得徐靈胎。其學固遠勝修園。然其言亦有驗有不驗。繼乃盡啓所藏。得素問仲景以下書數千卷。凡論傷寒者。靡不覽焉。而所見愈繁。所疑愈多。若涉大海。其無津涯。則又何所折衷也。遂棄去不復求。既而思之。古之良醫。如周之扁鵲倉公。秦之和緩。漢之淳于意。華佗之旒。其著述絕見於世。華佗與仲景同時。當時華佗之名藉甚。仲景無所聞。其書晚乃稍出。華佗中藏經。寥寥數冊。人且無知者。然則經驗多與術之神者。或未必能著書。其著書者。類皆窮愁無聊。閉門造車。未能合轍者也。比官吳下。聞吳人言葉天士甚詳。其術頗奇而可思。求其書。得其門人所述臨證指南。醫效祕傳數種。固所習見者。然試其術有驗。益求其精。乃知其學實本餘杭陶氏。旁及東垣子和丹溪。遠紹河間而得其正。故能力闢餘子。於涇溫治法。獨舉標準。非嘉言景岳諸人所能及。余平日之所疑者。亦一旦豁然貫通。而得其所宗。嗟乎。五運六氣。萬變無窮。生民之疾。甯有盡時。捫燭求日。其於光也。固已遠矣。比來箋註河間原病式。頗識此意。而因病施治。輒亦獲效。階梯所自。實賴葉氏。其先知先覺。繼往開來者歟。惜其未暇著書。微言奧旨。僅散見於本草經註。景岳發揮。

及所批陶氏全生集。女科經綸。柯氏傷寒金匱。與醫衡等書者。人多忽諸而本事方釋義。絕少精意。猶恐爲後人所託。至其門人學識未逮。多墨守所習。不能啓問。盡其所長。闡其所闕。演其緒者。又皆聞一知一。莫能會通。遂使百有餘年。其風漸微。其道將墜。心甚憫之。輒於暇時。卽王士雄氏溫熱經緯所注溫熱篇。爲考訂舊聞。正其謬誤。循流溯源。務使曲暢旁通。各極其趣。片言隻字。必折其衷。不敢妄逞己意。沈潛反覆。蓋亦有年。名曰溫熱論箋正。箋葉氏之旨。而正諸家之失也。然余之所學。亦閉門造車者。其與諸人。相去幾何。且箸書誤人。古人所戒。醫書尤甚。脫有不慎。後世宗之。貽禍無窮。是以數年以來。偶有所述。未嘗示人。倉桑之變。與吾友李道士同居滬濱。道士鬻書而吾鬻醫。窮困相同。寓居相接。時相往來。偶論溫病。及于此書。道士謂自闕其術。與貽誤後學。其罪相等。因錄寫一通。復質之吾友曹滄洲部郎。部郎今之國工。不以爲非。且序之令速梓以問世。乃付石印。世有好學深思之士。匡余不逮。實所願望。舉例如左。

一此篇相傳。天士遊洞庭山。門人顧景文。於舟中記當時所聞之語。其後及門傳鈔。遂顛倒錯亂。世所傳者。出華岫雲唐三烈兩人。唐氏分二十一章。章虛谷註。悉依唐本。王孟英溫熱經緯。改從華本。作二十章。自謂依原論次序。按原本既非天士手定。舟中閒話。偶然論及。本無次序可循。今悉從病情原變。治法次第。列爲先後。刪其繁亂者三十八字。都爲一卷。二十四節。三千六百七十九字。

一此篇註釋。諸家之說有可採者。首舉其名。其後參以己意。或更有辨正者。加按字以別之。其於正義之外有足相發明者。加○以別之。

一遇論中宜用某某等藥。輒許註其藥性於下。其云某丸散湯。亦將其方許註。如云宜用某法。則採前人經驗之方。附錄于后。以便學者。間有未錄。如承氣湯等。以盡人皆知也。

一原文頂格大書。註低一格。溫熱經緯已有先例。茲編仍之。

一所據原文。係從醫要秘傳陸氏所輯者。各本互有增損之處。並採註于下。

一所採諸家之說。有舉其名。有僅舉其氏與其書者。當時隨筆偶錄。故未一律。以無關宏旨。仍之。

一原文與註。並加點以分句讀。省讀者之目力。亦治經之盛事也。

昔淳于氏有言。人之所病。病病多。醫之所病。病方少。而吾以爲今之醫者。却病方多。夫人之受病。猶白之受采。采五而已。然染者和之。則千變萬化。雖有智巧。莫知所窮。人之肢體臟腑有定。而外之有五運六氣之感。內之有飲食男女七情之傷。稟有強弱。地有高下。氣有變遷。則其爲病。雖有聖人。又惡能盡之。以無盡之病。應之以有定之方。此執方治病者。所以鑿枘不入也。論者不察。以爲今人識淺。不能用古方。豈知古今之病。不復同也。自來箸書者。喜多箸方論。自炫其巧。入主出奴。反覆辨難。自欺欺人。貽誤後學。莫之爲甚。夫病態萬狀。病情則一。執簡御繁。自有至理。內經論病。河

間箸原病式。皆提綱挈領。不立一方。葉氏宗之。故於論中亦止言宜用某某等藥。不立成方。此其天資高邁。學術純粹。非宋元以後作者可及。昔聖人作易以象萬物。不能盡圖萬物於易之中。亦此道也。學者苟能潛心本論。博覽古今之籍。窮源竟委。以期至於古人之域。則處病立方。得心應手。自有左右逢源之妙。奚事綴拾成方。奉爲枕秘乎。此余箋論而不補方之意。特揭之以告學者。乙卯冬至日贅道人識。

溫熱論箋正

長洲葉桂天士述

蕭山陳光淞根儒箋正
紹興裘詩福吟五校參

溫邪上受。首先犯肺。逆傳心包。

逆傳二字。紛紛聚訟。章虛谷謂肺邪反傳於心。金不畏火爲逆。王孟英以難經從所勝來爲微邪駁之。因引下文三焦不得從外解。必致成裏結句。謂由上焦氣分以及中下二焦者爲順傳。以邪從氣分下行爲順。入營分內陷爲逆。苟無其順。何以爲逆。按逆傳二字。見於陶氏全生集傷寒傳足不傳手經論。云陽邪傳衛。陰血自燥。熱入膀胱。王病逆傳於丙。葉氏逆傳之說。當本諸此。以肺與膀胱同主表也。章王二註均非。且病以退爲順。進爲逆。由內達外爲順。由外入內爲逆。溫邪由衛入營。故云爲逆。若三焦不得從外解。致成裏結。由因循誤治所致。由外入裏。豈得謂順。王氏之說。尤爲強辨。又按葉氏醫案。幼科風溫中。有足經順傳。如太陽傳陽明。肺病失治逆傳心包絡之語。尤徵其說出於陶氏。蓋以邪歸胃腑。可下而愈爲順也。

肺主氣屬衛。心主血屬營。

此兩句。承上文言逆傳心包。不外乎由衛入營也。

辨營衛氣血。雖與傷寒同。若論治法。則與傷寒大異也。

此承上文因言溫病傷寒之異治。以起下文也。

蓋傷寒之邪。留戀在表。然後化熱入裏。溫邪則熱變最速。

吳鞠通氏謂傷寒傷入身之陽。由毛竅而谿。由谿而谷。由谷而孫絡。由孫絡而大絡。由大絡而經。始太陽。終厥陰。曲折而入。故曰留戀在表。然後化熱入裏。溫邪犯肺。即傳心包。上焦不治。便入中焦。中焦不治。即傳下焦。傷人之陰最易。故曰熱變最速。

未傳心包。邪尚在肺。肺主氣。其合皮毛。故云在表。

吳鞠通氏謂傷寒由毛竅而入。自下而上。始足太陽。足太陽膀胱屬水。寒即水之氣。同類相從。故病始於此。古來但言膀胱主表。殆未盡其義。肺者皮毛之合也。獨不主表乎。又謂入身一臟一腑主表之理。人皆習焉。不察。以三才大道言之。天爲萬物之大表。天屬金。人之肺亦屬金。肺主皮毛。經曰皮應天。天一生水。地支始於子。而亥爲天門。乃貞元之會。人之膀胱爲寒水之腑。故俱同天氣。而俱主表也。

在表初用辛涼輕劑。挾風則加入薄荷牛蒡之屬。挾濕加蘆根滑石之流。或透風於熱外。或滲濕於熱下。不與熱相搏。勢必孤矣。

此明溫邪初起。未傳營者之治法。蓋溫邪爲病。必有所挾。不外風與濕之兩途。風陽邪。宜表而出之。故曰透外。濕陰邪。宜分而利之。故曰滲下。不爾。風挾溫熱而燥生。清竅必乾。謂水主之氣不能上榮。兩陽相劫也。濕與溫合。蒸鬱而蒙蔽於上。清竅爲之壅塞。濁邪害清也。

此明當透風熱外。滲溼熱下。不使與熱相搏之故。章虛谷謂胃中水穀。由陽氣化生津液。故陽虛而寒者。無津液上升。停飲於胃。遏其陽氣。亦無津液上升。而皆燥渴。仲景已備論之。此言風熱兩陽邪。却其津液而成燥渴。其因各不同。則治法迥異也。至風雨霧露之邪。受於上焦。與溫邪蒸鬱。上蒙清竅。如仲景所云。頭中寒溼。頭痛鼻塞。納藥鼻中一條。雖與溫邪蒙蔽相同。又有寒熱不同也。按此條明風溫溼溫俱有清竅乾塞。分哲言之。恐人以傷寒之法誤治。尤恐以溼溫之濁邪害清。與風溫之雨陽相却混治也。

其病有類傷寒。其驗之之法。傷寒多有變證。溫熱雖久。在一經不移。以此爲辨。

傷寒傳經。故多變證。溫邪只在三焦營衛。故曰不移。

右第一節。首論傷寒溫熱感受證治之不同。溫病有挾風挾溼之異治。其所入之途。有衛氣營血之次第。總舉其綱。以告學者。下文乃詳言之。前言辛涼散風。甘淡驅溼。若病仍不解。是漸欲入營也。營分受熱。則血液受劫。心神不安。夜甚無寐。或斑點隱隱。即撤去氣藥。如從風熱陷入者。用犀角竹葉之屬。如從溼熱陷入者。犀角花露之品。參入涼血清熱方中。若加煩躁。大便不通。金汁可以加入。老年或平素有寒者。以人中黃代之。急透斑爲要。

此明溫邪初傳心包之候。而出其治也。心包主血。代心用事。故邪入營

血心包受之。以致心神不安。夜甚無寐。斑屬血疹。屬氣。此營分受熱。故言斑不言疹。若見疹則無關營血。卽下文所謂當理氣分之邪矣。犀角苦酸鹹寒。涼心瀉肝。清胃中大熱。祛風利痰。辟邪解毒。治傷寒時疫發黃發斑。吐血下血。畜血發狂。痘瘡黑陷。消癰化膿。定驚明目。故爲治斑要藥。竹葉辛淡甘寒。涼心緩肝。消痰止渴。除上焦風邪煩熱。救逆喘促。嘔噦吐血。中風失音。小兒驚癇。故從風熱陷入者必用之。花露芳香清冽。和中利腸。清暑化熱。有氣無質。能透竅入絡。疏瀹靈府。故從溼熱陷入者宜之。金汁瀉火熱。人中黃甘寒入胃。清痰火。消食積。大解五臟實熱。治天行熱狂。痘瘡血熱黑陷不起。與金汁之治相同。故煩躁大便不通者。可以加入。冀其解毒透斑也。涼血清熱。加溫病條辨中之清營湯。清絡飲。清宮湯。與溫疫論中清燥養營湯之類。○按營分受熱。至於斑點隱隱。急以透斑爲要。透斑之法。不外涼血清熱。甚者下之。所謂燭竈滅薪。去其壅塞。則光焰自透。若金汁入中黃所不能下者。大黃元明粉亦宜加入。在學者見證施治。神而明之。細斲煩躁大便不通之語。自得之矣。

附錄清營湯方 犀角 生地 元參 竹葉心 麥冬 丹參 黃

連 銀花 連翹 連心

清絡飲方 鮮荷葉邊 鮮銀花 西瓜翠衣 鮮扁豆葉 絲瓜皮

鮮竹葉心

清宮湯方

犀角尖

應仲連心

連翹心

元參心

竹葉捲心

蓮子心

麥冬

連心

清燥養營湯方

知母

天花粉

白芍

陳皮

甘草

當歸身

地黃汁

若斑出熱不解者。胃津亡也。主以甘寒。重則如玉女煎。輕則如梨皮蔗漿之類。或其入腎水素虧。雖未及下焦。先自徬徨矣。必驗之於舌。如甘寒之中加入鹹寒。務在先安未受邪之地。恐其陷入易耳。

章虛谷謂斑出則邪已透發。理當退熱。其熱仍不解。故知其胃津亡。水不濟火。當以甘寒生津。若腎水虧者。熱尤難退。故必如鹹寒。如元參知母阿膠龜版之類。所謂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。如仲景之治少陰傷寒。邪本在經。必用附子。即是先安未受邪之地。熱邪用鹹寒滋水。寒邪用鹹熱助火。藥不同而理法一也。驗舌之法詳後。王孟英謂重則如玉女煎者。言如玉女煎之石膏地黃同用。以清未盡之熱。而故已亡之液。唐三烈本刪一如字。徑作重則如玉女煎。是印定爲玉女煎之原方矣。豈知胃液雖亡。身熱未退。熟地牛膝安可投乎。按景岳玉女煎方。石膏熟地麥冬知母牛膝。謂治水虧火盛。大脈浮洪滑大。少陰不足。陽明有餘。葉氏發揮云。既云水虧火盛。竟宜滋陰降火。不必用石膏。少陰不足。是腎虛火亢。當補腎爲主。至若陽明有餘。乃胃中之實火。當清胃火。病屬兩途。豈可石膏熟地並用乎。據此。則此處自當用生地黃。非用玉女煎之

板方。溫病條辨。玉女煎去牛膝熟地加細生地元參。治太陰溫病氣血兩燔。早有前見。梨性甘寒。涼心潤肺。利大小腸。蔗漿和中潤燥。除熱解毒。故斑出熱輕者宜之。甘寒之中加入鹹寒。加溫病條辨中三甲復脈等方。均可隨證選用。

附錄三甲復脈湯方 一甲復脈 炙甘草 乾地黄 生白芍 麥

冬連心 阿膠 牡蠣 二甲復脈加鼈甲 三甲復脈再加生龜版

右第二節。明逆傳心包邪陷營血之證。而出其治也。○此節仍統風溫溼溫言之。然其證見於風溫者爲多。

若其邪始終在氣分。流連者。可冀其戰汗透邪。法宜益胃。令水與汗併。熱達腠開。邪從汗出。

此明邪之由衛而氣。不傳營者之治法。大凡溫邪入裏。分爲兩途。心包與陽明。其治法不離乎斑汗下。傳心包者。即傷營血。傷營血者必發斑。透斑爲治。入陽明者屬胃與腸。必致成裏結。成裏結者可下。若未入裏。流連氣分者。則屬三焦。在上焦者可冀其戰汗而解。法宜益胃。胃者水穀之海。發生津液。布護三焦。且上焦出於胃口。居陽明經之間。故益胃助汗。可使邪從汗出。素問熱病論篇。岐伯曰。人所以汗出者。皆生於穀。穀生於精。王冰註。言穀氣化爲精。精氣勝乃爲汗。又曰。汗者精氣也。益胃之法。如溫病條辨中之雪梨漿。五汁飲。桂枝白虎等方。均可採用。熱盛者食西瓜。戰時飲米湯白水。所謂令水與汗併。熱達腠開。得通泄也。

若在中下焦。則有分消之法矣。

附錄雪梨漿方 以甜水梨大者一枚。薄切。新汲涼水內浸半日。取汁時時頻飲。

五汁飲方 梨汁 荸薺汁 鮮蘆根汁 麥冬汁 藕汁 熱痰盛

加竹瀝梨汁 咯痰不清加瓜蒌皮 熱毒盛加金汁 人中黃 漸

欲神昏加銀花 荷葉 石菖蒲

桂枝白虎湯方 知母 生石膏 粳米 桂枝木 炙甘草

解後胃氣空虛。當膚冷一晝夜。待氣還自溫暖如常矣。蓋戰汗而解。邪退正虛。陽從汗泄。故暫膚冷。未必即成脫證。此時宜令病者安舒靜臥。以養陽氣來復。旁人切勿驚惶。頻頻呼喚。擾其元神。使其煩躁。但診其脈。若虛輒和緩。雖倦臥不語。汗出膚冷。却非脫證。若脈急疾。躁擾不臥。膚冷汗出。便爲氣脫之證矣。更有邪盛正虛。不能一戰而解。停一二日再戰汗而解者。不可不知。

此明解後之狀。辨脫與非脫之脈法。更示人以有邪盛正虛再戰之機。恐邪熱未清。誤認虛脫。妄投補劑也。汗出膚冷。與膚冷汗出有別。汗出膚冷者。汗後而熱退膚冷。此邪解正虛之象。故云非脫。即仲景所謂汗泄熱去身涼即愈。膚冷汗出者。即傷寒論中所謂亡陽遂漏不止。與汗出如油也。素問評熱病論曰。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。靈樞熱病論。熱病已得汗。而脈尚躁盛。此陰脈之極也。死。其得汗而脈靜者生。此脈急疾

躁擾。所以爲氣脫之證也。

右第三節。繼斑而言汗。

再論氣病有不傳血分。而邪留三焦。亦如傷寒中少陽病也。彼則和解表裏之半。此則分消上下之勢。隨證變法。如近時杏樓芩等類。或如溫膽湯之走泄。因其仍在氣分。猶可望其戰汗之門戶。轉瘧之機括。

靈樞營衛生會篇。黃帝曰。願聞三焦之所出。岐伯答曰。上焦出於胃上口。並咽以上。貫膈而布胸中。走腋。循太陰之分而行。還至陽明。上至舌下。足陽明常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。行於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。故五十度而復會於手太陰矣。又黃帝曰。願聞中焦之所出。岐伯曰。中焦亦並胃中。出上焦之後。此所受氣者。泌糟粕。蒸津液。化其精微。上注于肺脈。乃化而爲血。以奉生身。莫貴於此。故獨得行於經隧。命曰營氣。又黃帝曰。願聞下焦之所出。岐伯答曰。下焦者。別迴腸。注於膀胱。而滲入焉。故水穀者。常并居於胃中。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。而成下焦。滲而俱下。濟泌別汁。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。所以肺受溫邪。不傳心包。未歸陽明。必留三焦。以三焦之經。循胸腋手太陰之分而出行。復大會於手太陰也。三焦爲手之少陽。凡升降之氣。莫不由此出入。爲上下之樞機。亦猶足少陽膽經。爲三陽三陰表裏之樞紐也。故云彼則和解表裏。此則分消上下。而中焦爲營氣所主。在胃中脘之分。主泌水穀之糟粕。蒸化精液。上注於肺。下焦當胃之下口。別迴腸。化糟粕。濟泌別汁。滲入膀胱。

故宜用杏仁之解肺鬱。利小便。茯苓之滲溼行水。厚樸之行氣散滿。及如溫膽湯之走泄。溫膽湯方。用半夏。陳皮。茯苓。甘草。竹茹。枳實。半夏能化痰行水。發表開鬱。陳皮能理氣燥溼。導滯消痰。爲宣通氣分之藥。茯苓滲溼。甘草入涼劑能瀉邪熱。竹茹除上焦煩熱。枳實破氣行痰。止喘消痞。均屬宣導之品。所以謂之走泄也。仍在氣分者。以溫邪由肺而及三焦。必先留於上焦。上焦當肝胃之區。且手足兩少陽經。互相連合。是以仍在氣分。猶可望其戰汗之門戶。轉瘧之機括也。

右第四節言邪之不傳營者。獨留三焦之治。

大凡看法。衛之後方言氣。營之後方言血。在衛汗之可也。到氣纔可清氣。入營猶可透熱轉氣。如犀角元參羚羊等物。入血就恐耗血動血。直須涼血散血。如生地丹皮阿膠赤芍等物。否則前後不循緩急之法。慮其動手便錯。反致慌張矣。

素問調經論。病在氣調之衛。王冰註。衛主氣。故氣病而調之衛也。難經三十二難曰。心者血。肺者氣。血爲營。氣爲衛。相隨上下。謂之營衛。通行經絡。營周於外。靈樞衛氣篇。黃帝曰。五臟者。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。六腑者。所以受水穀而化行物者也。其氣內干五臟。而外絡支節。其浮氣之不循經者。爲衛氣。其精氣之行於經者。爲營氣。陰陽相隨。外內相貫。如環之無端。馬蒔註曰。人有五臟。精神魂魄。賴之以藏。人有六腑。水穀等物。賴之以化。六腑爲表。其氣內連於五臟。而外則絡於支節。入有三

焦。宗氣積于上焦。營氣出於中焦。衛氣出於下焦。下焦之氣升於中焦。以達於上焦。而生此衛氣。衛氣陽性慄悍。行於皮膚分肉之間。乃浮而在外者也。故曰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。中焦之氣降於下焦。而生此營氣。營氣陰性精專。隨宗氣以行於經隧之中。故曰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爲營氣。按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。故在衛者汗之可愈。其循經而出於上焦者爲宗氣。宗氣者衛氣之主。衛氣者浮於宗氣之外。故曰衛之後方言氣。氣宗氣也。營之後方言血者。營亦氣也。所以化水穀之精微而爲血使之流溢於中。布散於外。行於經隧。常行無已者也。蓋自其約而言之。則衛爲氣。營爲血。循其等而言之。則衛爲氣之標。氣爲衛之本。營爲血之帥。血爲營之徒也。是以血居營之後。而入營者猶可透熱轉氣。失此不治。則營病而血亦病。血滯而氣不能營。故直須涼血散血。通其經隧之途。使營氣復其故道也。此衛氣營血之次第。學者細察素問調經經絡諸論。及靈樞營氣衛氣營衛生會等篇。自能瞭然矣。○章虛谷謂。凡溫病初感發熱而微惡寒者。邪在衛分。不惡寒而惡熱。小便色黃。已入氣分。若脈數舌絳。邪入營分。若舌深絳。煩擾不寐。或夜有譫語。已入血分。邪在衛分汗之。宜辛涼輕解。清氣熱。不可寒滯。反使邪不外達而內閉。則病重矣。故雖入營。猶可開達。轉出氣分而解。按犀角苦酸鹹寒。瀉心胃大熱。羚羊苦鹹微寒。能祛風舒筋。瀉心肝邪熱。元參苦鹹微寒。補水瀉無根之火。均非滋膩之物。章氏謂清氣熱不可寒滯。

深合入營猶可透熱轉氣之意。下文於上焦氣熱燥津證。戒勿用血藥。滋膩難散。卽此意也。○王孟英謂伏氣溫病。自裏出表。乃先從血分而後達於氣分。故起病之初。往往舌潤而無苔垢。但察其脈。輒而或弦。戒微數。口未渴而心煩惡熱。卽宜投以清解營陰之藥。迨邪從氣分而化。苔始漸平。然後再清其氣分可也。伏邪重者。初起卽舌絳咽乾。甚有肢冷脈伏之假象。亟宜大清陰分伏邪。繼必厚膩黃濁之苔漸生。此伏邪與新邪先後不同。更有邪伏深沉。不能一齊外出者。雖治之得法。而苔退舌淡之後。踰一二日舌復乾絳。苔復黃燥。正如抽蕉剝繭。層出不窮。不比外感溫邪。由衛及氣。自營而血也。秋月伏暑證輕淺者。邪伏膜原。深沉者。亦多如此。

右第五節。總結上文。言溫邪傳入之次第。而出其治法。學者循其序而察之。而不必泥也。

且吾吳溼邪害人最廣。如而色白者。須要顧其陽氣。溼勝則陽微也。法應清涼。然到十分之六七。卽不可過於寒涼。恐成功反棄。何以故耶。溼熱一去。陽亦衰微也。而色蒼者。須要顧其津液。清涼到十分之六七。往往熱減身寒者。不可就云虛寒而投補劑。恐爐煙雖熄。灰中有火也。須細察精詳。方少少與之。慎不可直率而往也。

此言人之氣質各有不同。戒學者隨時省察。譬如爲山。九仞之功。毋遺一簣之虧也。其語意明晰。無煩解釋。溫熱經緯王氏之言。徒傷辭費。○